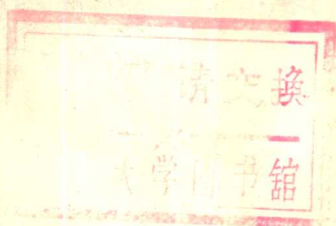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坛思想斗争史

参 考 资 料（一九四九——一九六六）

南开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1）

武训历史调查记（节选）……………武训历史调查团（3）

彻底批判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改良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再批判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69）

附 录：

编导《武训传》记（摘录）……………孙 瑜（80）

武训传（电影剧本·节录）……………孙 瑜（81）

批判《红楼梦》研究中

~~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109）

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人民日报》社论（111）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李希凡、蓝翎（117）

评《红楼梦研究》……………李希凡 蓝翎 (139)

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

……………艾思奇 (157)

附 录: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

唯心主义观点 (摘编) …………… (178)

《红楼梦》简论……………俞平伯 (183)

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反动实用

主义和唯心论观点 (摘编) …………… (198)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序言…………… (201)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编者按语…………… (204)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语…………… (206)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 (213)

《人民日报》编者《提高警惕，揭露胡风》

专栏加的按语…………… (226)

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郭沫若 (228)

记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重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写作小组 (240)

附 录: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摘编)..... (251)

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人民日报》编辑部 (265)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267)

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273)

论所谓“揭露阴暗面”的理论和创作.....姚文元 (280)

附 录: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 (摘编)..... (314)

摧毁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决战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毛泽东 (323)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批示..... (323)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批示..... (323)

通 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324)

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节选)..... (332)

谈京剧革命.....江 青(345)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350)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 炬(373)

批判“全民文艺”论.....红 城(378)

附 录:

周扬等“四条汉子”宣扬的“全民文艺”论(摘编)
.....(389)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节录).....(391)

周扬等“四条汉子”宣扬的黑八论(摘编)
.....(394)

海瑞罢官(节录).....吴 晗(403)

应当重視电影《武訓传》的讨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毛 泽 东

《武訓传》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訓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統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經濟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統治者竭尽奴顏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訓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訓和电影《武訓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論的摘录。

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武訓历史調查記（节选）

武訓历史調查团

前 言

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訓問題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組織了一个武訓历史調查团。……

我們在堂邑、临清、館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几天的工作，調查了五部分材料：一、和武訓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領袖宋景詩；二、武訓的为人；三、武訓学校的性质；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五、武訓的土地剝削。

被我們直接或間接訪問过的当地各阶层的人們共有一百六十多位。那些亲自見過武訓的老年人（多数），或者是确知武訓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我們直接訪問的对象。

……

此外，我們还搜集了临清、館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軍兴紀略》、《东华续录》、《兴学始末記》和《兴学創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冊》，除《兴学創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沒有找到清末的《堂邑县志》，我們在堂邑、临清、聊城、館陶、冠县等县及北京、济南两处的图书馆，都沒有找到这部

书，有人說是因集稿未刊在火災中損失了。

現將我們所調查的材料和我們的意見，分別敘述于后。

一 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

武訓的歌頌者曾經指摘人們“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錯誤”地拿“今天的尺度”去衡量“歷史上的事物”；並且說，武訓受了“具體的歷史條件的限制”，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 and 行動的。經過人們指出武訓所處的具體歷史環境，正是太平天國和北方捻軍的農民大革命時代以後，某些歌頌武訓的人們還是不甚心悅誠服，理由是那些革命軍究竟不是起於武訓家鄉的，雖在武訓家鄉打過仗，總是外地人，其沒有引起武訓注意，還是情有可原的。

我們的調查發現了武訓家鄉的革命軍，他們不是太平軍，也不是捻軍，而是和捻軍有聯系的武訓家鄉的地方性的農民革命軍。這種事實，使我們能夠提供一個“具體的歷史條件”和一些“歷史上的事物”，作為大家判斷的根據。有了這些事實，我們就不難答復：究竟是誰“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批判武訓、蔑視武訓的人們呢，還是宣傳武訓、歌頌武訓的人們呢？

我們所得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歷史上的事物”是這樣的：

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正當武訓打出“行乞興學”招牌（據從前的記載，武訓生於一八三八年，即道光十八年，武訓開始打出這塊招牌是在一八五九年，即咸豐九年，武訓二十一歲）一年以後，即當武訓二十二歲的時候，堂邑、館陶、臨清、冠

县一带广大地区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的农民起义。就在武训出生的堂邑县柳林镇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刘贯庄上，产生了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他领导的农民武装叫黑旗军。并且就在武庄一带，黑旗军曾与满清政府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过（《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

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当时山东的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的农民，成千成万地卷进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但武训没有，他不但脱离了 this 浪潮，而且跑去依附了镇压农民的垂死的压迫阶级。宋景诗则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浪潮，并且成了当地农民群众的最有名的领袖，站在历史时代的最前面。

这些起义虽则以各种宗教的名义出现，如白莲教、八卦教、幅教等。但其本质都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深刻而爆发起来的农民革命。土地的集中，剥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灾荒，使陷于痛苦深渊中的农民，勇敢地组织起来，向反动统治阶级宣战。在《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四、十五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武训所生活着的年代里，那一带地区曾连年不断地发生灾荒。武训生的那一年，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螟虫伤稼”，二十二年是雹，二十四年是水，二十六年是旱、风，二十八年是大

水；咸丰七年是“飞蝗蔽天，禾稼都尽，大饥”，八年又是“大饥，人食麦苗，大疫”；光绪元年又是“大饥”，二年大旱，三年“大饥”，四年“大饥”。和这些并列的，是“粤匪”、“教匪”、“捻匪”、“贼”……四处“蔓延”、“窜扰”、“声言均粮”等記載。

《冠县县志》上也这样說：“咸丰十年冬，岁饥。乡众聚众抗官鬭漕，土匪乘机蠢动，……揭竿响应，旗分五色，烏合万余人，暗結南捻，同举反旗。”（第十卷第十三頁）

那些旗号和农民領袖的姓名，据《館陶县志》（第八册第十三、十四頁）所載为：黄旗张善继、孙全仁；紅旗邵洛文、张宗孔；白旗程順书、石天雨；蓝旗左临明；花旗楊朋岭；大綠旗楊泰、楊福齡；小綠旗雷凤鳴、王振南；黑旗宋景詩。照反动統治階級的供述，其起因是：“自官軍与太平軍相持于大江南北，河南、山东捻匪又起，继以咸丰七年之凶荒，流民失所，……各县頑民有习八卦教者，乘机作乱，分张旗帜，以应方色。”（同上书同頁）

先讓我們来看統治階級所写的宋景詩的略传：“宋景詩堂邑县西北小李官庄（即現在小刘貫庄——笔者）人，常习拳棒，与館陶县王占基友善。王因案系獄，……宋与死党十八人劫獄，……揭竿而起，号黑旗队。其众日多，遂不可制。”（《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頁）

再讓我們来看当地农民所說的起义真相究竟是怎样。在堂邑县西北的萧集，我們訪問了一个过去是貧农，現为新中农的七十一岁的萧洪飞。他告訴我們他从自己叔父那儿听来的关于宋景詩造反的緣由：宋是一个卖豆腐的，很穷，但学得一手好武艺。当时那一带的田地，有大粮地和小粮地的区别。

繳大糧的是好地，繳小糧的是沙碱地。大糧地每亩四百錢，小糧地每亩一百錢。滿清政府依据地主的請求，要增加小糧，減低大糧，但大遭农民反对。因为大糧地多数是在地主手里，小糧地的絕大部分却在貧农和中农手里。增加小糧，对农民說来，无异要刮削他們身上最后一点肉。农民眼看不能活命，就商量反抗。宋景詩积极参加反抗，成了头儿。但不久宋被关进冠县牢里。农民們說，宋景詩既然为大家坐牢，不能不救。于是集合了十八个人去劫獄。劫獄出来就正式造反。他們利用赶集，集合同党。不多几集，就約齐了八九百人，干起来了。

这时的武訓却在干“豎鼎”和磕头的玩艺儿，提倡所謂“行乞兴学”。

这个萧集的老农民还講了宋景詩的农民队伍和柳林鎮对立的原因。他說，柳林尽是“好戶”（地主），他們就是主张“減低大糧，增加小糧”的。柳林周围五十二个村庄的地主遭到了农民的反抗以后，紛紛搬到拥有当时最頑强的地主武装“民团”的柳林去，高筑起围子，防御起义农民。

那个“民团”的名称叫“永清团”，由柳林大地主“杨十爷”即楊鳴謙当团长。这个团，比起堂邑境内其他十四、五个团来，要頑强得多。《山东軍兴纪略》（卷十四）中有下面几句话可以显示当时統治階級对那一带的“民团”的不信任：

“莘、堂、冠、館，乡团畏禍，与匪首鼠。……朝城民团，与匪分合，亦不可測。”而柳林团呢？却被称为“良团”（《山东通志》）。《东华续录》（第六冊第五十八頁）也說柳林团“不肯从賊，各匪与之為仇，誓必破其团而后快”。在当时地主阶级間，曾流传这样的話：“柳林团能杀能

战，范砦团英雄好汉，惠丰团半私半官，垓垌团熊种王八蛋，小屯团见面就散。”这说明了柳林和另一个村庄范砦两处的地主武装是反动的核心；也说明了宋景诗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各地“民团”均非其敌，甚至还和他互通声气，供给粮草，“半私半官”。这是柳林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新中农）、七十二岁的韩祝龄（中农）告诉我们的。

堂邑县城西北四、五十里的武庄、小刘贯庄、柳林，在地图上恰好鼎足而三，大体上成一个三角形，相距很近。武庄距柳林五里，武庄距小刘贯庄七里，柳林距小刘贯庄十里。东南角的柳林是地主杨鸣谦他们的堡垒，西南角的小刘贯庄是宋景诗他们的起义地点，北边的武庄是武训的家。宋景诗的起义从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起，连续四年，直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才失败。这一年武训是二十五岁，闹了五年的“行乞兴学”了。在这期间，这一带，包括聊城、堂邑、冠县、馆陶、莘县、寿张、临清等好几个县的农村，都卷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漩涡。一边是农民武装抗粮，攻城占县，“发狱火库，毁武营、官廨”，“穷民运廩粟出城”，“从乱者如归”（《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二）；一边是满清专制王朝的军队和地主的“民团”，据守围子，和起义农民对抗。刀对刀，枪对枪，壁垒分明，水火不容。武训在宋景诗起义那一年是二十二岁，他东望柳林，西望小刘贯庄，决定选择了柳林的道路。为了迎合当时地主、绅士和满清统治者举办“义学”的愚民政策起见，他以“行乞兴学”为招牌，投靠了地主阶级和满清官僚，成了他们的驯服的奴才。

对于宋景诗和武训这两个“历史上的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对前者是钦佩的，怀念的；对后

者是蔑視的，不屑一談的。他們稱黑旗為“咱黑旗”，他們稱武訓為“武豆沫”！

和蕭洪飛一樣，蕭集的另外四個老人，七十歲的蕭振如，七十歲的蕭懷祥，七十歲的蕭泗漢，六十四歲的蕭桂樹（他們過去都是貧農，現在都是新中農），也都稱頌宋景詩的起義，他們眉飛色舞地談着這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他們說他“王法好，光要草料吃頭，不搶不砸”。

在柳林東面的後路堂村，有一個一百零三歲的老人路延林（最初是佃戶，後為地主，現為中農。他是武訓同時代的人物，他比武訓只小十歲，在武訓死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九歲），在鬧黑旗時，他已十二歲，記事兒了。不湊巧，當我們訪問他時，他剛有病，精神不行。特別是關於武訓的事，他簡直沒有勁講。可是當我們一提到宋景詩的時候，他的興致馬上來了。說了幾句之後，竟掙扎着從炕上坐了起來。他興奮地說：宋景詩是“窮兒，好拳腳。他挨打不打，小屯不打，單打柳林”。“黑旗不搶不砸，只要吃的。”

和宋景詩同村的貧農王立成（八十一歲）也向我們夸奖黑旗軍的紀律：“宋兵可有規矩。宋景詩有命令：不殺百姓，不搶百姓。不采花盜柳，不胡作非為。有亂來的，就地正法。”王立成說，那時候老百姓對柳林有仇，柳林是地主集中的地方，宋景詩打柳林最得人心。上面已經提到過的郭繼武和韓祝齡還記得黑旗有這樣幾句話：“攻克柳林團，吃飯不作難，先殺十團長，後殺步老先（也是一個地主，喬店人——筆者）。”

楊鳴謙行十，故號“十團長”。宋景詩在同治二年（一八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果然打敗了他，把他殺死。

关于楊鳴謙的死，現在躺倒在堂邑县文庙里，做了那儿一所学校校舍台阶的“永清团团长楊参军庙碑”上有些記載：“三月二十四日在圩墙遙見宋逆帶領數十騎，似來諜狀。公即率了一隊往追，不意伏賊突出，眾寡不敵，……奮力血戰，遂俱死。”

今年七十岁的貧农潘耕申和七十八岁的中农潘耕历，告訴我們，他們所住的王二砦，离小刘貫庄只二里地。当时，他們村上参加黑旗的有六十多人，他說，差不多村上所有的壯年人都是“在旗”的。因此，他們的村和小刘貫庄，同被統治者称为“賊窩”。他們从同村的一个才死了二年的老年人王得来的嘴里，时常听到关于“黑旗反”的故事。那时，王得来已有十几岁，因为离小刘貫庄近，所以时常去玩。据他談，宋景詩“巧計杀楊十爺”的经过是这样：宋景詩在柳林南門外遍插旗帜，叫喊杀敌，楊得知就出南門。但宋布置了伏兵，利用垒起的土坯作掩护。楊一出来，就中了埋伏。

在柳林南面的王樊庄的七十岁的中农王維修，除了告訴我們，他曾經听見老人們称赞宋景詩怎样“杀富济貧”外，他还記得宋手下有几个出名勇将。例如，起义前就和宋相好的憨二扁担，一字不識，却当了宋的軍师的三疤拉眼，小个子，騎大馬的楊二馬鞭，“他要一把青龙偃月刀，蹬里藏身，只見馬，不見人”；还有王百灵、王二秀、狼头罐、肉翅膀等，都是名将（楊二馬鞭、狼头罐、肉翅膀等名字也見之于《山东通志》）。他說：“宋部下共两千多人，有八百好汉，都騎馬。”

民間傳說的这些农民勇将的力量，即使是統治階級也不得不加以部分的承认。《冠县县志》說他們“精技击，嫻刀法，有勇慣战，皆百人敌”（第十卷第十三頁）。《山东通

志》也說：“宋景詩所領黑旗，多相从习学枪棒之徒，人数既多，略知陣法。”（第三卷，第三三四六頁）

滿清統治者稱宋景詩为“降匪”、“叛匪”，是由于宋曾有所謂受招撫的事。但無論根据当地群众所說，还是查考統治階級的記載，宋景詩的“投降”决不是真的，而是利用清將之間的矛盾，为自己爭取時間的策略性的暫時的妥協。《冠縣縣志》載，咸豐十一年五月宋“乞降胜营”（第十卷第十三頁）。《臨清縣志》中也提到，“咸豐十一年冬十一月，胜保击宋景詩于卫河南，降之”（第一冊第十五頁）。据《东华续录》載，宋景詩受胜保“招撫”后，他的鈴記和功牌仍保存着，而被別的清將所发现（第二冊第二頁）。咸豐十一年是一八六一年，到次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的三月，宋景詩名义上随胜保到安徽“剿賊”，却“輒敢不候軍令，牵众逃遁”，“擅向陈州撤退”。清軍去追时，他“胆敢列队抗拒”（同上書第三冊第三頁至第六頁）。接着，据該書說，經胜保派員“招令回营”后，宋景詩又“悔罪乞恩”（同上書第七頁）。可是到了同年的十一月，“降匪宋景詩”却“复叛”了，並且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館、堂邑等县，进踞州城（指臨清——笔者）車营街一带”（《臨清縣志》第一冊第十五頁）。这一仗，宋景詩从焦庄一直打到臨清，並且打进了州城，大敗清兵，“自此宋声势愈炽”（同上書第十六頁）。“招撫”以后的情况，《冠縣縣志》也有記載，說宋景詩“不听調遣”，“叛迹显著”，“名为官軍，实是跳梁”（第十卷第十五頁）。《东华续录》也說他“桀驁不馴”，“狼子野心”，“心怀叵測无疑”（第五冊第三十一、四十八、四十九等頁）。《館陶縣志》則說他的起义規

模更加扩大，“各旗联络，有数万人”（第八册第三十五頁）。为什么清兵不又去剿呢？“惟时胜（指胜保——笔者）营已南行剿捻，不克回顾，东撫譚（指山东巡撫譚廷襄——笔者）仍有慰撫劝令助剿之意。”很明显，这时的统治者只能作一些无效的劝说。下面几句更活画出他們的窘相：“力不能制，优容姑息，只得以不攻城劫獄为幸。”（均見《冠县县志》第十卷第十五頁）可是他們沒有如愿，宋景詩还是“攻城劫獄”，並且越来越会打仗，声势更加浩大。至今农民也还是这样传说。上面所提到的萧集的五個老年人就說：“宋景詩回来（指从陝西‘不听調遣’回来——笔者）以后，更会打仗了。”（《东华续录》第七册第二十八頁）說他的势力扩大至“昌邑、莘县、临清、聊城四州县村庄，暨伊旗号……心甚狡而謀甚大”，“筑寨屯粮，广树党羽，与莘、堂、館、冠各处賊巢均呼吸相通。其所踞之刘貫寨、甘官屯又复逼近临清，实为畿疆巨患”（同上书第三十八頁）。滿清統治阶级的历史家还无意中大大贊美了宋景詩的善战，和大大諷刺了清兵的怯弱：“遇官軍慣用橫截法。官軍猝不及防，即首尾不能相顾。副都統遮克敦布、营官謙禧，尤畏賊如虎。躡賊常在十里外，賊行亦行，賊止亦止。时人有‘謙不打，遮不动’之謠。”（《館陶县志》第八册第三十五頁）

另一个敗在宋手里的清将是提督恒齡，地点在冠县清水鎮，時間是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六月，正是宋景詩杀死楊鳴謙之后三个月。王立成兴奋地講述至今还流传在他村子小刘貫庄农民中間的这一場胜利的战斗：“僧王（指僧格林沁——笔者）的前鋒恆大人（指恆齡——笔者）在小刘貫庄外二里地窖上紮营，用銅炮轰。那时候，宋景詩不在小刘貫